



菜园子
 石一鸣

在盘信镇满家村，我瞧见一个菜园子。矮墙把外头的热闹都挡在外边，园子里头自个儿就成了一个世界。

推开那扇吱呀响的竹门时，午后的太阳正懒洋洋地洒下来，照得整个园子亮堂堂的。里头种的各种菜，高的矮的，错落落落，看着像随便种的，可又觉得刚刚好。茼蒿、茼蒿、白菜长得正旺，叶子嫩得很，一掐就能出水。大蒜和葱挤在一块儿，绿油油的发亮，一丛一丛的，好像在讲悄悄话。豌豆尖最调皮，仰着头看那些插着的棍子，细丝丝的藤蔓顺着棍子往上爬，像是想试试这世界冷不冷。还有些叫不上名的野草，也大大方方占了一角，把这菜园子衬得热热闹闹的。这种热闹不吵人，是那种安安静静热闹，像老朋友围坐在一起，各待各的，可又不显得冷清。

围着菜地的石头墙都斑驳了，青苔顺着石缝往上爬。墙头上，木房的瓦片衬在后面，青绿色的，在太阳光里泛着暗暗的光。那些瓦片风吹雨打久了，有的碎了，有的长了薄薄的

青苔，太阳一照，泛出一种沉沉的、带着岁月痕迹的光。风一吹，墙外的竹林沙沙响，鸟叫声也跟着凑热闹，一切都是静静的，可又都是活生生的。我在墙边的石头上坐下。石头被太阳晒得温温的，坐着挺舒服。空气里有股泥土味，有菜香味，还有一丝草叶子晒热了散发出来的味道。这些味儿混在一起，说不上多好闻，可让人觉得心里踏实。就像小时候我家后院，总有这么股味道，那时候不懂，现在才明白，这是土地的味道，是生命最原本的味道。

看着这些菜，我就想起小时候在老家那会儿。母亲也有个这样的菜园子，比这个大些，种的也多些。每到傍晚，她就提着竹篮子去摘菜，我跟在后头，看她弯着腰，用手轻轻拨开叶子，看看这个，摸摸那个。她总晓得哪个茄子熟了，哪个豆角该摘了。摘菜的时候，嘴里老念叨着什么，像是在跟菜说话，又像是在自言自语。那时候不懂，现在想想，也许那就是在对话吧，人和土地对话，人和食物对话。母亲常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意思是你要是对土地不上心，土地就让你没得吃。所以她从来不马虎，该浇水就浇水，该施肥就施肥，一点不耽误。她的菜园子总是绿油油的，一年到头都有吃不完的菜。如今母亲八十多了，搬到了镇上住，她的菜园子也早就没了，可那种对土地的敬重，对劳作的认真，我一直记在心里。

这倒让我想起城里那些叫“有机蔬菜”的东西，包装得漂漂亮亮，价钱贵得吓人，可总觉得缺了点啥。缺啥呢？可能就是缺这泥土味道，缺这太阳光味道，缺那种从土地里长出来、带着生命温度的鲜活劲。超市里的菜永远整整齐齐，一般大，一个色，像是机器造出来的，不像从土里长出来的。它们好看，可不好吃；它们干净，可没灵魂。

眼前这些菜，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有的叶子上还有虫眼，这才是正经菜该有的样子。它们不用多完美，只要实实在在地长，按自个儿的节奏，该开花就开花，该结果就结果。虫子吃剩下的，才是人的；老天爷给多少，人就

收多少。这是种简简单单的智慧，也是种过日子的道理。忽然间觉得，我们这些人，不也跟这园子里的菜一样么？有的人像白菜，普普通通，可最实在；有的人像豌豆尖，总往上长，找个更高的地方攀着；有的人像野草，没人管没人问，可命硬，哪儿都能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方，自己的用处，不用羡慕别人，也不用瞧不起自己。就像这园子里的每样东西，它们谁也不碍着谁，可又谁也离不开谁，一块儿成了这片活生生的景象。

太阳慢慢往西落，影子开始拉长了。一只蜜蜂嗡嗡地飞过来，在一朵白菜花上停了一会儿，又飞走了。几只蚂蚁在石墙上急急忙忙地爬，也不知去哪儿，也不知干啥去。远处的鸟叫声渐渐少了，竹林的风声倒更清楚了。这园子里的每一条命，都照自个儿的法子活着，忙忙碌碌的，可又显得不慌不忙。我站起来，在园子里转了一圈。伸手摸摸茼蒿的叶子，软软的，带着股清香；掐一小段豌豆尖的嫩芽，放嘴里，有淡淡的甜味；蹲下来看看长着青苔的石缝，里头有棵小小的蕨草，嫩绿的叶子卷着，像刚睡醒的娃娃。这些小小的东西，平时谁会在意呢？可就是它们，让这园子完完整整的，让这片土地有了层次，有了看头。

走的时候，天快黑了。回头再看一眼，矮墙、绿菜、青瓦、竹林，都罩在一片金色的光里头。这菜园子不大，也不起眼，可它有个自个儿的世界，有自个儿的规矩，有自个儿的生机。它不用谁来欣赏，也不用谁来夸，就安安静静地在那儿，长着，绿着，活着。也许，咱们每个人心里，都该有这么个菜园子——不大，可够丰富；不吵，可充满生机。在那儿，咱们能放下所有的装模作样，放下那些焦躁，回到最本真的自个儿，像那些菜一样，安安静静地长，不慌不忙地活，不争不抢，不急不躁，该开花就开花，该结果就结果，把根深深深扎进土里，把枝叶伸向太阳，这就够了。

风又来了，竹林沙沙响，像是这菜园子在说：慢点走，常来玩。我笑了笑，轻轻带上门，把那片安安静静热闹，留在了身后。

万山印象

◆朱晓东

悬崖栈道

蚂蟥钉钢化的刀口
 插进石灰岩脆弱的骨头
 山就倒在脚下
 风景就有了血肉

云南洞

一把推矿车的手
 破开掌心里的川字纹
 从废弃的荒堆上
 滚过去一排矿工的号子

1368年
 这里没有贵州
 传说中阿婆的男人
 骑着大象从彩云之南而来
 拉起武陵山的尾巴
 一头砸在雪峰山的头上
 砸出了21个洞
 天被踩在脚下
 云被踩在脚下
 79级石梯
 打下一山红月光
 响起雷公的咒语
 一把锋利的弯刀
 游动在寒武纪滴血的矿脉之上
 一刀削下去
 山差点摔倒

万山汞矿工业遗产博物馆

水银灯依然醒着
 五个九的密度
 折断光阴三千年
 点亮
 一部《贵州通志》
 宋体的字行

铁钎
 淘盆
 藤帽
 油灯
 都是父亲的命
 攥着的每一粒朱砂

鸳鸯楼

天坑地坑
 悬空在猫耳洞
 烧煨火罐的瓦片炉中
 铁锤正好缩成一个逗号
 标点在他父亲粗犷的背脊
 流淌出一条银色的河

三角岩工人村

一场雨
 从梦中打来
 哗啦啦的
 不是水
 是石头
 很硬
 梦都打破半边

不止一次
 你
 入我梦
 梦是一面镜子
 你在里头
 我在外头
 你看我丑
 我看你美
 这让我很失落

童年的路在雨水里腐蚀
 我找不到一棵熟悉的草

放寨河

我前世
 放生的鹅
 今生
 成河里的卵

一路的秋天
 如血
 那会不会是桃花扇上的一滴血
 在纸灰里燃烧

我用肉身
 来填充万物的空

谁又
 打开符咒的封印
 把不想提起的日子
 点石成佛

中华山

穿过没有经卷的坟茔
 穿过淹没荒草的石庵
 在一笔遗落燕尾的古碑中
 一道残损的记忆

从苔藓陈年的露珠里
 嗅醒水银的光芒
 那是沉睡六百年的梦
 裸露人最原始的底色
 那是行走在蓝天的舞步
 摔碎一片星河
 播下一山油菜花
 在万山间
 卷起黄金的海浪

冷风洞

一只老鼠
 凿穿天空的雷霆
 来不及喊痛
 冷风洞已沦陷在汪洋里

被风打湿的飞蛾
 正努力的
 在矿灯下
 撬开一道光明

我追赶的脚步
 赶不上家的归途
 所有的路口
 忘了如何奔流
 所有的方向
 都酿成了
 雾

无门的房
 无梯的楼
 无声的阳光
 埋没遥远的回望

我是无家的孤魂
 没有故乡
 没有伙伴的呼唤
 没有根

官山木箱房

春天一老
 我的背也驼了
 一屋子花也不会开
 绿叶总往黄叶的边上长
 烂木板
 摸上去
 刮起一手老茧
 一摞淤泥一样烂
 哪个会把你看成
 偏偏一颗
 被抛弃的蒲公英
 在黑黑的木缝里
 找到了家的温暖

黑矸子

浮云没有了游子意
 家乡也就再不是家
 压风机抽空的采场
 打断经脉

连着山川
 扬起岩尘的掌心面
 堵塞成
 脚底每一条皴裂的井巷
 一把铁钎拔掉的乳牙
 从童年种下的泥土里
 奔涌而出
 喊着妈妈

放寨河

我前世
 放生的鹅
 今生
 成河里的卵

一路的秋天
 如血
 那会不会是桃花扇上的一滴血
 在纸灰里燃烧

我用肉身
 来填充万物的空

谁又
 打开符咒的封印
 把不想提起的日子
 点石成佛

三角岩工人村

一场雨
 从梦中打来
 哗啦啦的
 不是水
 是石头
 很硬
 梦都打破半边

不止一次
 你
 入我梦
 梦是一面镜子
 你在里头
 我在外头
 你看我丑
 我看你美
 这让我很失落

童年的路在雨水里腐蚀
 我找不到一棵熟悉的草

中华山

穿过没有经卷的坟茔
 穿过淹没荒草的石庵
 在一笔遗落燕尾的古碑中
 一道残损的记忆

从苔藓陈年的露珠里
 嗅醒水银的光芒
 那是沉睡六百年的梦
 裸露人最原始的底色
 那是行走在蓝天的舞步
 摔碎一片星河
 播下一山油菜花
 在万山间
 卷起黄金的海浪

冷风洞

一只老鼠
 凿穿天空的雷霆
 来不及喊痛
 冷风洞已沦陷在汪洋里

被风打湿的飞蛾
 正努力的
 在矿灯下
 撬开一道光明

我追赶的脚步
 赶不上家的归途
 所有的路口
 忘了如何奔流
 所有的方向
 都酿成了
 雾

放寨河

我前世
 放生的鹅
 今生
 成河里的卵

一路的秋天
 如血
 那会不会是桃花扇上的一滴血
 在纸灰里燃烧

我用肉身
 来填充万物的空

谁又
 打开符咒的封印
 把不想提起的日子
 点石成佛

三角岩工人村

一场雨
 从梦中打来
 哗啦啦的
 不是水
 是石头
 很硬
 梦都打破半边

不止一次
 你
 入我梦
 梦是一面镜子
 你在里头
 我在外头
 你看我丑
 我看你美
 这让我很失落

童年的路在雨水里腐蚀
 我找不到一棵熟悉的草

鸽子的装置艺术

鬼啸寒

顶楼顶到31层，栽着桃树与火龙果，这一切随着春天的过去即将化为乌有；但随着冬天的到来，一切又会把过去包裹变身，蛇或许也只想躺平，不再攀登，安全性能极为可靠。

曾经有一个铁笼，关押着一只大狗，大狗牙尖嘴利，尾巴摇摆，没人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一有人靠近，就吠。它在城市的顶楼，见到了阳光与露水，也见到了酷暑与寒冬，还有老鼠都不拖的黑色料理，肮脏，熏天。但是有人喜欢，抱着给它亲热与洗澡。后来由于天色太暗，他从电梯溜走了，当它回来的时候，电梯又没开，所以开始无端的流浪。

最近，那只铁笼住进了两只母鸡。

小铁笼住进了两只鸽子。

母鸡一般不用飞翔，能住；而鸽子，需要一定空间，就怕怕是不行。

于是计划把鸽子的家扩大，开始装置它的屋舍，让他下蛋，增添乐趣与报答。原先的鸽屋，只能站着，睡着，不能飞起来，不能展翅。吃着从老家带来的粗粮，喝着含微量元素的水，给它一个自动装置，啄一点少一点饱一点，不时还从丝网上掉出一根一根的排泄物。看着它灰色的，深绿的，发白相间的羽毛，以及咯咯咯咯的成长欲望，我也爱死它

了。感觉给他巨大的空间很值得，于是行动起来。

装置设想，腾出一块废弃的区域，架构在两堵墙的中间，网购钢锯、铁钉进行，以及9栋某户装修剩下的闲置器材。

我和他驱车数公里，沿着滨江大道，穿过人行天桥，根据短信提示内容，拿到快递，满怀期待与激动，开始着手。两人从9-31-8房间里扛着木材，每人两到三根，用卷尺测量好尺寸。竖着113，横着179，还有斜边。正准备下料时，发现木材的厚度太厚，于是搁在一边，开始在角落寻找铝合金。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7根，而且还带槽，这样就可以安放木块。

给地上的沙石清扫了一遍，锯好了木凳凳，供带钢钉钻入墙壁，用来放置铝合金。原计划用三根，但是在用钢钉钉墙时遇到困难，墙壁应该不是砖砌的，而是倒的混凝土，根本钉不进去，用斧头使劲地锤了几锤，差不多锤出了火花芯子，只进入一点点。这倒难住了，于是陷入沉思，甚至想到用胶水，或者用砖垒一个墩墩。眼看时间不待，我还想乘车从县城回家，买胶水已经来不及，于是又开始锤，这时墙掉起了碎块，慢慢的可以钉进去，但缓慢，费力。于是把计划放在斜边的三根减为两根。

锤时，不时冒出火花，不时钉帽分离，不时用力过度或墙壁反弹，致使钢钉弯曲，好在钉好了四个墩墩。期间，没让小屋里两只鸽子惊慌失措，想飞又飞不起来。铝合金有的还有玻璃在上面，于是他找来梅花起和夹钳，若不是寒冷，可能早已汗流浹背，好在雾气蒙蒙的顶楼，不会太热，快11点了，天空有些许微光。外观支架的材料差不多已完成，他说先吃点东西，于是安排琴下楼去蒸红薯。那个蒸红薯的装置只要插上电，15分钟

就可以蒸出软糯香甜的食材，真是羡慕。

他吃了五个，我吃了三个，琴吃了一个。完毕，孔对孔，面对面，45度角扣45度角，模型出来了。这时，好害怕物业来阻止，担心城管接到举报，还留恋闲置户主来争。这些都没有惹来，最后来了一位阿姨，聊天式的问那问那，没有招来麻烦。于是开始找填充物，那些废木条，小钢块，大理石全部锯好。由于有高低偏差，所以有的长度为53厘米，有的52厘米，甚至51厘米。

这时肚子有点饿了，他叫我去煮饭，菜饭都是昨夜打包现成的，只要加热就可以，饭是白米饭，菜是卤猪肝和猪耳朵，以及一小半盆鱼肉和羊肉混合。吃完饭，已是两点，于是我们又开始装置，他占主力，我打杂，边聊天边装置。一排一排慢慢镶上去，先装置底层的平面，用曾经搭过的黄瓜架水管，也有木条。过于长的就锯掉一点，过于短的就衔接，铺完后，又用一卷皮线穿梭，给它固定在一块，以免鸽子到时候踩穿，同时还留有一定的空隙。最后是面前的那排，还有一个门，在拿到那两根大理石条时，由于较长，好不容易才用夹钳敲断，并且讲究了一点鸽子的哲学，孩子有放置在两边，而是并排挨着在一块，以体现无用之用。当然由于在稳固后还有多余的铁丝，他又扯断丝瓜藤，制作了一根避雷针。

通过观察，加固，感觉大功就要告成，正准备盖红板时，琴给我们打来一杯温水，那真叫解渴。

眼看天色将晚，于是我开始收拾地上的垃圾、琐屑，装入纸箱。他在给鸽子的新屋作最后的人住仪式，给它栖息的杆，给他熟睡的巢，给它屋顶搭好防雨的设备，一个干净温暖的装置，天黑了，打开手机灯，他将鸽子安放到了新屋，鸽子张开翅膀，想往上飞，左飞，右飞，这差不多是一件很艺术的事情……



提着烘笼去上学
 邵有民

半个世纪前，我上小学了。

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一则是地球气候变暖；二则主要还是那时衣服穿得单薄，学校教室比较简陋，别说没有空调等取暖设备，就连门窗破了，也只用旧报纸糊一下，冬天里，教室简直就成了“冰窖”（那时，我还是在县城郊区上学，农村学校就更加艰苦了）。我记得，天还没亮，母亲就叫醒我，给我穿上在火塘边烤得热烘烘的衣服鞋袜，穿上身上还能闻到柴草的烟火味，让我既温暖又心安。母亲牵着我走过弯弯曲曲的田埂路，大约一刻钟才到水杉河渡口，我上了船，母亲要一直目送我到对岸下船，走过“关地湾”再也看不见了，才肯回去。许多年后，母亲在渡口伫立风中送我上学的情景，犹历历如在眼前。

上课铃一响，孩子们进教室坐下，见老师还在路上，便开始跺脚，起初只有几个同学，“马蹄声碎”，后来全班一起跺，变成了“万马奔腾”，而且节奏渐趋一致，气势如虹。老师一般也不指责，知道天冷。但有的同学上课也踩，老师便不允许。碰上性格温柔的年轻女老师，班上调皮的男生，等她背过身去板书时，就“踏踏踏”地踩了起来，她回头看看，便停下；她继续板书，又踩。如此反复，弄得她又急又气。我记得一位教英语的女老师，她上课大家都听不懂，本来有意见，班上大部分同学就故意气她，连一些女生也开始跺脚，结果可想而知。课根本没法上了，她哭着去找班主任，甚至校长。“救兵”搬来后，大家“噤若寒蝉”，“救兵”一走，踩得更厉害了。最后，班主任和校长轮流在教室“坐镇”，跺脚“风波”才算平息。

不过，学生和家为了解决冬天上学取暖的问题，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带“烘笼”上学。“烘笼”是一种简单的烤火器具，由于家家户口的经济条件和“审美情趣”各不相同，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烘笼。有用竹篾编的圆圆的“烘笼”，也有用木板钉的方方的“烘笼”，高矮胖瘦不一。核心部件是一只泥烧的陶瓷盆，一般是圆形的，比家里盛汤的钵子略大些，里面放上炭灰，防止烧坏外面的“骨架”，然后从家里带来发燃的火炭，再预备几块钢炭随时添加，这已经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学生才有的待遇。一般农村孩子，哪里能天天烧炭呢？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烘笼”，其实，那已经不能称为“烘笼”了。比如，找一只空铁皮罐头盒，用一根铁丝穿上做“提手”，就成了一只“小”，但并不“巧”也不“玲珑”的“烘笼”。也有用旧的小铁锅、瓦罐、脸盆等，一律用铁丝穿耳洞做提手。里面烧的自然不是木

炭，而是在路上捡的树枝、树叶、废木块、干果皮、空烟盒、旧书报、废轮胎、烂鞋子，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凡是可以烧的，都成了“燃料”，结果可想而知，教室里一片烟雾，孩子们的天然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男孩子，目的已经不是取暖，而是“玩火”了。

老师当然不允许这样，但要完全禁止，也不够。于是，孩子们要乘课间把“烘笼”里的“燃料”充分燃烧掉，剩一点烧红的“灰烬”带进教室，聊胜于无吧。为了让这些乱七八糟的“燃料”快点烧尽，有蹲下侧头吹火的，有拿课本作业本煽火的，有脱下帽子挥舞的，有提到走廊上接受穿堂风的。于是，就出现了头上歪戴着破棉帽，两边的“帽耳”像狗耳朵一样半垂下来，身上斜挂一个帆布“黄书包”（那时很流行），一只手握住提把，歪斜着上身，像玩杂耍一样将手里的“烘笼”在空中“摆圈”的奇妙景象，烟火一圈一圈的散开，操场上到处是这样的男同学——很少见女生这样做。那时候，我宁愿挨冻，也不带这样的“烘笼”上学。

家庭条件好的同学，自然也不带这样的“烘笼”，他们用的是前文所述，用竹篾编的，或者木板钉的，中规中矩的烘笼。而且，还从家里带来红薯、花生、玉米、黄豆等，甚至过年留下的红粑粑、糍粑，还有冷馒头，放在烘笼炭火边烤熟了吃。于是，教室里又弥漫了各种烤食物的香味，常常让我这个没钱买早餐吃的农村孩子，馋得直流口水。

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提烘笼上学的情景，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现在的孩子，比我们幸福多了，身上穿得又厚又暖，教室里也有取暖设备。那种挨冻受饿上学的感受，再也没有了。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结果。